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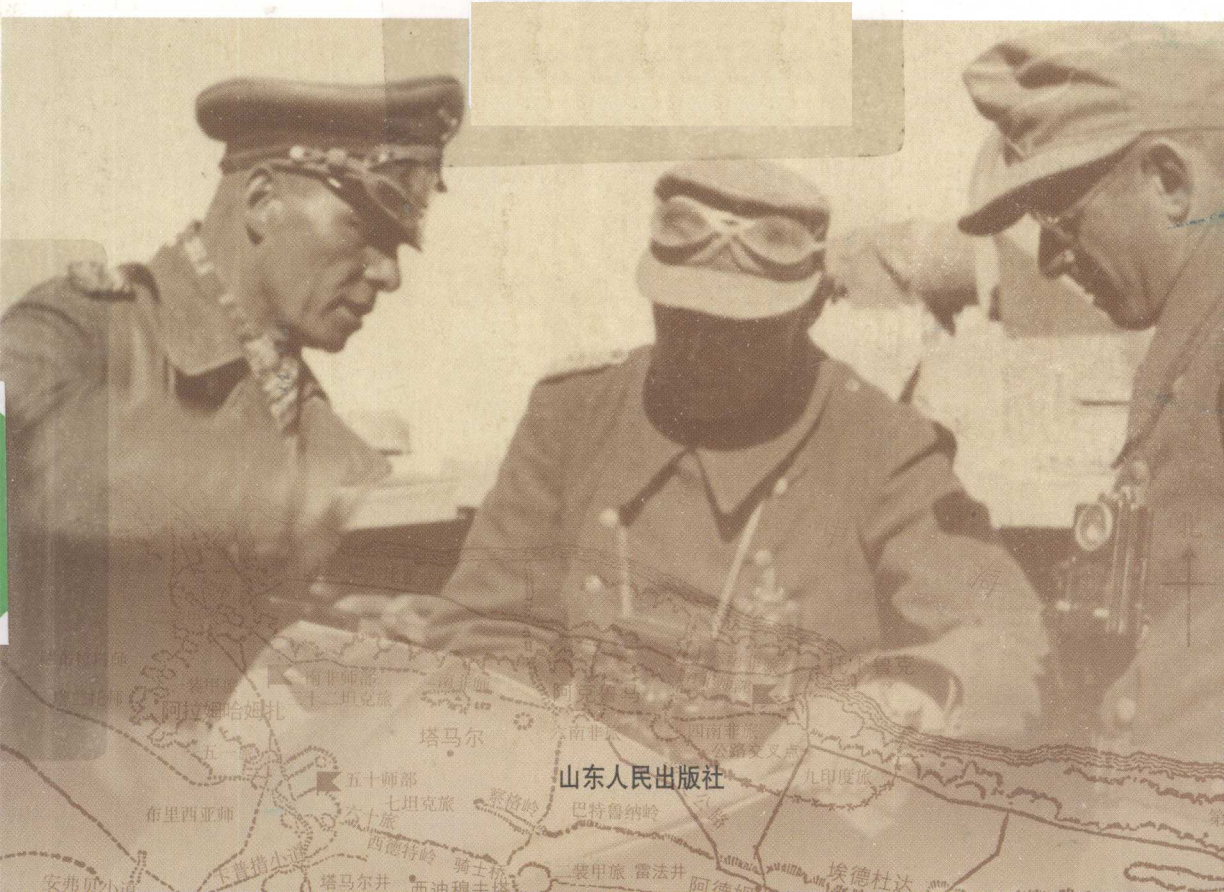
沙漠之狐隆美尔

(上)

宋宜昌 著

*Erwin Rommel:
the Desert Fox*

宋宜昌二战军史小说系列



宋宜昌二战军史小说系列

沙漠之狐隆美尔 (上)

*Erwin Rommel:
the Desert Fox*

宋宜昌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沙漠之狐隆美尔(上、下)/宋宜昌著.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209-05268-9

I. ①沙… II. ①宋… III. 军史小说—二战
IV. ①K835.1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0918 号

出版策划: 丁 莉
责任编辑: 王海玲
封面设计: 蔡立国

沙漠之狐隆美尔(上、下)

宋宜昌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 (0531) 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装

规 格 16 开(169mm × 239mm)

印 张 58.5

字 数 950 千字 插 页 4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5268-9

定 价 8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539) 2925659

三十年后更璀璨

——写在宜昌兄的二战四部曲结集出版之前

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以来，宜昌兄的二战四部曲——《燃烧的岛群》、《沙漠之狐隆美尔》、《北方的孤独女王》和《北极光下的幽灵》横空出世。三十年过去了，世界天翻地覆，中国天翻地覆，文坛天翻地覆，军事高科技发展天翻地覆，无数往事早已烟消云散，宜昌兄的二战四部曲却更加璀璨夺目。

有句网络语言叫英雄所见略同，狗熊所见也略同，那也可以是对思维视角的解读。站在世界新军事变革的今天，回眸世界军事变革的道路，面对吵得沸沸扬扬的航空母舰发展，看看现在美国卫星对地球 0.1 米分辨率的水平，品味作者讲述故事所表达的理念，宜昌兄的这几部作品早已超越了小说的概念，完全可以算做对中国当代新军事变革的启蒙。从写科幻小说，到写历史题材小说，到军事专家，中国的“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模式”，造就了一代特殊人才的成长道路。宜昌兄是成功者中杰出的代表。这种特殊的成长经验与作者的灵性睿智碰撞，也必然形成别具一格的表达风格，诗的激情与哲人的深刻完美地结合，构成了他的作品历久弥新的特质。

历史是丈量智慧的尺子，除此再无他物。能让一部作品、一种思想、一种理念三十年不落后，只有历史老人才能办到。我读过宜昌兄的科幻小说《祸匣打开之后》，描写 23 世纪地震触发了南极大陆冰盖下的外星人飞船，地球人与外星人进行殊死搏斗，终于击败了从冰盖下钻出的异种。对比美国人 2009 年拍摄的电影《2012》，看看 21 世纪以来的全球自然灾害，作者对大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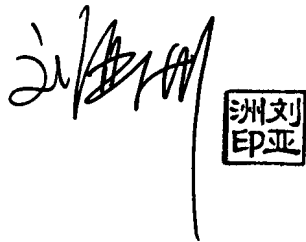
然和人类社会的穿透力又何止三十年？能够持久给人以多种启示，正是作者作品智慧和生命力之所在。

经得起考验的不只是作品，还有人品。能经得起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检验的，非有强烈的使命感不行，非有浓郁的忧患意识不行，非有宽广的全球和历史视野不行。当这些都具有了，没有纯正的人格品质也还是不行。透视宜昌兄的所有作品和人生经历，这些特质无处不在。中学毕业后，他就到西北农村劳动。一天劳累之余，别人休息，他学习。英语、俄语、日语就是那样掌握的。有人说他喜欢泰戈尔的一句诗：“暮色已经重了，村子还没到。快一点走，再快一点走。”这是必然的。没有这样危机感的人根本就承载不起服务国家和民族的重任。我去过宜昌兄的“蜗居”，清贫如是，家徒四壁。除了书还是书。被褥之破旧不堪，令人瞠目。你绝对想象不出这是一个高级干部，不，一个国家级领导人孩子的居室。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宜昌兄独守着这份清贫，太难能可贵了。

宜昌兄虽不是军人，我却要给他崇高的军人的礼遇。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具有渊博的军事知识，更因为他的国家意识和军人情怀。他曾经这样诠释自己为什么如此关注海洋和海军：世界有三种文明，即蒙古游牧民族的“绿色文明”，中国农业耕作的“黄色文明”，以及现在霸道的美英海洋贸易和探险之类的“蓝色文明”。我们必须走向蓝色世界才有希望。因此要了解海权和海战，这是我做这件事的驱动力。当一个人始终把国家和民族利益作为思考问题的前提，他就不能不受人敬重。2002年我出任成都军区空军政委，一到任就把宜昌兄写的关于印度的书印刷成册，发给部队。最近我国西部地区的形势发展，一再印证了宜昌兄的预见。

是为序。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



2010年3月20日

目 录

一 独裁者	001
二 埃尔温·隆美尔	037
三 昔兰尼加	088
四 托卜鲁克之战	130
五 英语帝国的反击	183
六 相 持	218
七 “十字军”战役	278
八 反 扑	331
九 困难的时刻	372
十 仲夏夜之梦	395
十一 高卢之星	438

地图目录

地中海地区略图	033
利比亚和埃及略图	092
托卜鲁克略图	133
轴心国军队态势图（1941年11月17日）	291
隆美尔反击示意图	360
贾扎拉战役示意图（1942年5月27日）	415

一 独裁者

在伟大的美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青霉素之前，在杰出的英国病理学家弗罗里把青霉素成功地制成治疗剂之前，洒尔佛散剂是一种治疗梅毒病的常用药和传统药。但是洒尔佛散含汞，它不单攻击可恶的梅毒螺旋体，还使人易患肾炎和慢性神经中毒。本尼托·墨索里尼早在 20 年前就陷入这种讨厌的性病和药物治疗带来的苦恼之中了。他不得不为自己早年因强烈的性欲和不加羁绊的性格而招蜂引蝶、寻花问柳、一个又一个地更换姘头和情妇付出代价。

墨索里尼感到很痛苦。除了神经性梅毒之外，他还患有很严重的胃病，折磨得他经常在床上翻滚和呕吐。胃病是他早年的贫困生活、在瑞士和奥地利的流浪生涯、11 次冷酷严峻的铁窗时日和社会党以及法西斯党里无止无休的奋斗日子造成的。

墨索里尼是如此的粗野、强悍、好色、敏感、阴险、凶暴、奸诈，性格古怪多变，命运对他变化无常，生活对他时喜时怒。他一次又一次地幻想、追求、搏斗、厮杀、被人遗弃又把别人打翻在地，时而跌入绝望的深渊，时而爬上欲望的峰巅，这种折腾已经把他的身体和神经大大损害了。

58 年前，墨索里尼出生在普雷达皮奥镇多维亚村一个高坡上的旧石头房子里。这地方是意大利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穷乡僻壤，荒山野岭，远离铁路线和任何一个工商业发达的城镇。距离普雷达皮奥最近的小城是弗利，但也要走上 15 公里崎岖不堪的乡间泥路。弗利属于意大利中部的罗马尼阿省，伟

岸的亚平宁山脉和宽阔急湍的波河把它与意大利西部和北部的文明中心远远隔开了。弗利人仿佛生活在意大利独立前的时代，甚至更远。那里住房的式样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工具，以及饭后闲聊的内容，不但没有文艺复兴时代的那股生机勃勃的气息，甚至使人联想起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被蛮族哥特人侵占后，罗马人那种厌倦、疲惫、激动、忍耐、好斗、绝望而又愤世嫉俗的民风。

墨索里尼的名字本尼托，取自伟大的墨西哥解放者本尼托·华雷斯。华雷斯曾率领他的游击部队粉碎了拿破仑三世军队的围剿，杀死了墨西哥总督、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里安，建立了墨西哥共和国。墨索里尼的教名取自三位著名的意大利左翼革命党人：本尼托·朱亚内兹、安德烈·科斯塔和阿米利埃·契普里亚尼。给一个贫穷的农村孩子取这么富有激进色彩的名字，在当地，是一件时代反差很大的怪事。但如果了解了墨索里尼的父亲亚历山大·墨索里尼是一个怎样的人物，那这个命名就非常自然了。

1854年，亚历山大·墨索里尼出生于一个小土地所有者家庭。单单想想那个时代就够激动人心的了。

在小亚历山大粗通人事的时候，正是整个欧洲如火如荼的年代。资本主义这个魔鬼被从英伦三岛的胆瓶中释放出来已经整整两个世纪了。美国的先贤们实现自己的独立和自由也快一个世纪了。像维苏威火山一样爆发出来的法国大革命也过去了六七十年，德国由俾斯麦用铁和血完成了统一，资本主义在大西洋两岸牢牢地扎下了根，然而古老而封建的欧罗巴却对这个怪物既不理解也没有精神准备。

一切有思想的人——政治家、哲学家、神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普普通通的人，有知识的人用理性，没文化的人凭感性，都开始思考了，深深地思考着。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博大的思维空间，因为德国教士马丁·路德和瑞士牧师琼·加尔文已经用两柄最锋利的神学宝剑，把束缚人的宗教从神还给了人。

于是，才华横溢的英国人弗兰西斯·培根拿出了他的《学术的进步》和《言论集》。托马斯·霍布斯拿出了他的《论公民》和《利维坦》。亚当·斯密写出了影响极远的《国富论》。海峡对岸的法国人不甘示弱，勒奈·笛卡儿提出

了“我思，故我在”等一系列深刻的哲学思想。皮埃尔·伽桑狄把伊壁鸠鲁从禁书中解放出来。低地国家荷兰的斯宾诺莎干脆提出了无神论。莱比锡的数学教授莱布尼茨创造出一个神秘而封闭的“单子”世界。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为君主立宪制辩护，他的同胞柏克却在疯狂地咒骂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贝克莱大主教超凡脱俗，竟说出了“当你没看到一棵树时，它根本就不存在”。这引起了苏格兰贵族大卫·休谟的遐想，他认为上帝和世界都是不可知的。

法国人对思想和世界都是敏感的，他们在一个世纪中就奉献了三位伟大的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和让·雅克·卢梭。在这些高耸的思想山峰后面，还有茂密的思维的森林，那就是百科全书派的拉美特利、狄德罗、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

和英吉利海峡两岸一天繁星般的思想光芒比起来，德国人显得沉默、古板和迟钝。但他们那种诞生了无数数学天才的理性思维土壤，却最容易造就逻辑严密的伟大哲学家。康德、费希特、谢林、费尔巴哈和黑格尔，他们那些艰涩如同铁丸一样难嚼的著作中，闪耀着真正的智慧火花。当普鲁士的贵族、容克地主、德皇威廉、俾斯麦亲王、梅特涅首相和法皇拿破仑三世还都对这些哲学概念感到莫测高深时，一群法国人已经开始幻想继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后的新世界了。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人欧文，他们设计的已不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而是一种叫做社会主义的美好制度的蓝图。

现在轮到一位巨人把这些思想的彩霞织成现实的锦缎，他在普鲁士莱茵省风光如画的特利尔市诞生了。他就是卡尔·马克思。这位有点腼腆的犹太青年，除了给一位叫做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美丽的贵族淑女留下深刻印象外，谁也不知道他的头脑中蕴藏了多么难以思议的力量，更无法预知他会成为一个现代的普罗米修斯。1848年，马克思博士和他忠诚的朋友恩格斯先生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叫《共产党宣言》，当时印了六千册，绝大部分被欧洲各国政府销毁了。那年正是整个欧洲天翻地覆闹起义、搞暴动、筑街垒、大家齐造反的年代，几乎没有人注意这本书和这两个德国人。由于他们宣传的异端思想，他们被迫为自己的信仰东游西荡，不断遭到所在国政府的驱逐，最后只有渡海流亡到英伦。恩格斯去经商，以便赞助马克思继续啃书本。马克思先生每天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一个固定座位上看书，一边做笔记，一

边用双脚下意识地蹭蹭坚固的混凝土地面。连他自己也不清楚，这种神经和肌肉的轻轻抽动，在几个世纪中，整个庞大的地球和生活在其上的无数生灵都要为之发生剧烈的、深刻的震撼。

马克思向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发出的闪电很快就变成了雷声。1871年，进化论大师达尔文发表了《性选择和人类的由来》，欧美大陆正在为“人是由猴子进化的”而吃惊时，巴黎爆发了又一次起义。起义者接受了马克思的许多观点，在短短的72天中企图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公社”。

这时的亚历山大·墨索里尼已经是一个年轻人了。他那拉丁式的敏感心灵接收到巴黎公社短促生命中迸射出来的火花。他又读了一遍《共产党宣言》，为其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结尾感到既振奋又困惑。亚历山大·墨索里尼生活在贫穷、落后、愚昧的意大利，社会主义对他是个遥远而缥缈的梦想。他必须每天叮叮当当地打铁，从红炉中取出一只只马掌和铁锄，才能维持自己和妻子罗莎——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的日常生活。后来，铁匠墨索里尼又添了两儿一女：本尼托、阿纳尔多和艾德维奇。

虽然弗利的人很贫困，但其中也不乏强悍、好斗者。自从文艺复兴以来，罗马尼阿省就出了许多好勇斗狠的人，他们打完架后往往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又发了疯似的搞女人。亚历山大·墨索里尼就是其中之一。他很容易地接受了革命的激进思想，既包括正宗的社会主义，也有杂七杂八的革命思潮。他和他的同胞最显著的不同之处，就是绝不甘心忍受自己、民族和意大利国家的命运。

有一个革命者比任何其他人更加深刻地影响了亚历山大的思想。他本身先是信奉了马克思的学说，接着又在其中创立了自己的教派。马克思本人同他闹翻了，宣布他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犹大。他就是巴枯宁。

米哈依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枯宁是一个俄罗斯庄园主的儿子。其父当到沙皇政府的外交官，母亲也是一位将军的女儿。他14岁时就成了风流倜傥的彼得堡炮兵士官生，后来辗转到德国、法国、瑞士留学。父亲的钱财使他游遍了欧洲国家，他看到的政府越多，自己的政府观念越淡薄。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魏特林的密谋行动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都对他产生了影响。巴枯宁在巴黎和伦敦几次见过马克思，被马克思的人格力量所吸引，但他并不崇拜一个绝对的权威。他相信革命、暴力和破坏。身为一个炮兵军官，又是

一个世界主义者，他亲身参加了 1848 年的布拉格起义。起义失败后，他逃亡德国。第二年，他又在德累斯顿的起义中担当巷战炮手，终于被撒克逊王国逮捕了。

巴枯宁的流浪生涯变成了铁窗生涯。他从德国的监狱被引渡到俄国的监狱。他以一个贵族子弟的身份请求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为他减刑，最后被流放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叛逆的巴枯宁再次同命运搏斗，他东逃日本，渡过太平洋到美国，再渡过大西洋又回到欧洲。

在今天这个政府和法制健全的时代，很少有人会去信奉巴枯宁主义了。但不妨听听他究竟说了些什么东西，招致了左翼马克思主义者和右翼专制政府对他的极度厌恶。

巴枯宁宣传个人的绝对自由和各阶级的平等，他认为人性只有在个人获得不受任何限制的最充分自由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他反对一切国家，否定任何权威。任何国家，不管叫做教会国、君主国、立宪国、共和国还是革命专政，都表现为剥削和奴役，都是对人性的否定。

既然国家是灾祸的根源，那么通过什么方法建立一个无政府的社会呢？巴枯宁认为要依靠天才人物和一群有魔胆的核心分子，以流氓无产者和破产农民为骨干，进行密谋暴动，就可以摧毁国家的一切。

年轻的意大利铁匠亚历山大就崇拜这样一个令人生厌的俄罗斯怪人。从个人气质讲，巴枯宁是善良、博爱、学识渊深和富于魅力的。他在意大利和瑞士活动时，很容易就征服了粗暴强悍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到处宣传巴枯宁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受到了文化极低的弗利地区居民的尊敬。在那个年代，革命是最时髦的东西。亚历山大还是早期的意大利社会党党员，并且试图在罗马尼亚地区搞巴枯宁式的自由劳动组合。他当选为普雷达皮奥地方议会的社会党议员。当他滔滔不绝地在演讲中攻击教会和政府时，常能赢得人们的喝彩，因为谁都没有像他这样富于理想。

老墨索里尼对本尼托的影响极大。当本尼托·墨索里尼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人物时，人们可以从他的言论和行为中找到亚历山大的影子。

诗人费拉罗说过，童年时代的回忆是无边无际的。对本尼托来说，童年的回忆仿佛昨天一样历历在目。

夜雾从拉瓦尔迪诺山脚飘向弗利平原，本尼托一边嗅着炉火中的硫黄气味，一边呆呆地想着村里一个穿着肮脏裙子的黑眼睛小姑娘。冷不防一条又宽又厚的皮带抽在墨索里尼光滑的脊背上，他身子一侧，撞在石墙上。

“混蛋，你走什么神！”父亲吼叫着，又扬起皮带，“火都快熄灭了，铁快暗了，还打什么铁，还不使劲拉风箱！”

墨索里尼的黑眼睛里射出怨毒的火，他憎恨自己的父亲。因为他动辄挨打受骂，童年的心受到了压抑和扭曲。他比父亲的叛逆性格强烈得多，也深沉得多，但他知道父亲就是权威，他咬着牙，拉起风箱。

铁块在烈火中变红变软，亚历山大让本尼托把它钳出来，用大锤在铁砧上敲击。铁像面团一样驯服地变形，一只红彤彤的马蹄铁形成了。本尼托出神地看着，他很小就领悟了炉火、煤块、风箱、铁锤、铁砧和铁块变化的关系。他后来回忆说：“你若是在铁厂里注视铁锤，你便会体会到一个人可以并且必须任意处理事物的情欲。”30年后，他果然把意大利乃至整个世界放在铁砧上捶打了。

亚历山大先生对儿子本尼托是爱恨交加的。当一天的活干完后，他喝起了本地酿的红葡萄酒。这是他心情最好的时候。他开始从书架上取下书来，给孩子们——不管他们听得懂还是听不懂——讲读自己心目中伟人们的著作。其中有马克思的，有马志尼的，有加里波第的，也有马基亚维里的。

本尼托听得津津有味，他从弗利那可伶的荒野、树林和石头房子中间，了解了人类丰富、犀利而富有战斗性的思想。他生来嫉妒、憎恶和羡慕有钱人，他对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感兴趣，但最使他神往的是马基亚维里的《君主论》，这本书告诉他一个普通的意大利人如何成为万众景仰、威风显赫的君王。

听，这位约四百年前的佛罗伦萨奇才说：

那些依靠能力而成为君主的人，在取得君权的时候是困难的，但以后保持它就容易了……为了实现宏图大略，必须恳求人们，再不就是强迫人们；恳求永远不会取得成就，但换上强迫，就好多了。一切武装的预言家都获得了胜利，一切非武装的预言家都遭到了失败。人民的性情是容易变化的，有时说服他们很容易，但要让他们常信不移就很困难。当人们不再信仰时，只有依靠武力才能迫使他们就范。

君主为了他的安全，必须争取朋友，使用武力或靠讹诈取胜。使人民对自己又爱又怕，使军队对自己又服从又尊敬，并且把那些对自己有威胁的人消灭掉。

一个奸诈残暴的君主，他屠杀市民，出卖朋友，缺乏信用，不信宗教，毫无恻隐之心，却能够保存自己和自己的统治。我认为，这是由于妥善地使用和恶劣地使用残暴的手段使然……

正如伟大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所讲述的，童年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有决定性的影响。马基亚维里和他的《君主论》深深地刻在本尼托·墨索里尼的脑海中和潜意识中，驱动着他一生的行为，直到他的灵魂从地球上消灭。

现在，他该去寻找命运女神并同她搏斗了。

罗莎·墨索里尼是一个典型的意大利式的贤妻良母，她温柔、体贴孩子、勤劳、富有教养，一生受尽了墨索里尼家两代人的磨难。她是个私塾教师，收容了普雷达皮奥的一些孩子来念书。但村里人害怕亚历山大那些可怕、混乱而怪异的思想，有些人不敢把孩子送到两层石屋来。

本尼托刚懂事时便跟着母亲和那群孩子读书。他是个聪明的孩子，但性格乖戾，心眼很坏，没有罗莎品质的一丝影子。他的潜意识中有过多的愤怒和报复欲，使他把从亚历山大那儿得到的痛苦发泄到小孩子们身上。他有时趁别人站起来时抽掉他的凳子，有时拧小伙伴的大腿，有时干脆把弱小者打个鼻青脸肿。课刚结束，本尼托就跑到院场中去追逐女孩子，紧紧搂住她们，有时揪丑女孩的头发，更多的时候却是死皮赖脸地同她们亲嘴。这种强烈的性欲和性发泄伴随了墨索里尼的一生。

罗莎再也控制不住这个野孩子了。她给本尼托买了一把旧小提琴，恳请路过多维亚的流浪琴师教他学艺，甚至带他到弗利去拜师。她原本指望帕格尼尼的在天之灵能使本尼托改邪归正，谁料想本尼托对舒伯特、莫扎特和施特劳斯毫无兴趣。罗莎还让本尼托练过绘画，希望米开朗琪罗、达·芬奇和拉斐尔这些至圣先师们能给这颗黑暗的心灵带来光明。缪斯神的努力算是白费了，本尼托仿佛认准了冥冥之中给他指的路，任何单个人或集团的力量都无法吸引或迫使他回头。

墨索里尼幼小的心灵却常常掠过一阵阵孤独。这时候，他就一个人爬到

那破败的古堡上去，想象着老师给他讲过的恺撒大帝和罗马帝国的繁荣。他那日渐萌发的雄心似乎获得了一丝宁静。他一遍又一遍地在纸上写着“罗马，罗马”。不知道他是想去那个恺撒居住的伟大城市还是想念奥古斯都大帝建立的以罗马为名的鼎盛帝国，也许两者兼而有之。他的视野已经从多维亚昏暗的石屋变成了普雷达皮奥开阔的山顶。

“墨索里尼，”校长威严愤怒地说，“你的心像地狱一样黑，你必须坦白你犯下的那些罪恶并且每晚忏悔。我的忍耐是有限的，要不是你母亲哭着吻我的脚，我早把你开除了。”

孤独悲愤的墨索里尼逃学回家，立刻又被送了回去。校方责令他当众忏悔罪过，否则严惩不贷。在两周内，墨索里尼每天都被罚在干玉米粒上跪四个小时。到第十天，他的腿弯得几乎走不成路。如果有谁认为刑罚可以使本尼托弃恶从善，那他很快就知道结果了。一天，老师对桀骜不驯的本尼托气愤已极，当众用教鞭狠狠抽打了他。没想到墨索里尼把一个墨水瓶朝老师脸上摔去，然后放声大骂。学校取消了他的娱乐时间，并取消了他餐盘中的肉食。本尼托单枪匹马地抗议校方，鬼才知道他有着天生的政治才能。

本尼托不断的反抗和报复终于付出了代价：学校开除了他。

亚历山大的家，是各种激进分子和造反者的避风港。他们之中，有加里波第分子、马志尼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无论他们系着什么领带，戴着什么帽子，留着什么胡子，穿着什么衬衫，操着什么口音，说着什么暗语和切口，议论的中心只有一件事：政治。议论的主题常常是：

意大利往何处去？

意大利究竟走向何方？

小墨索里尼思索着。

就在这些日子里，普雷达皮奥的乡民把社会主义者亚历山大选进了当地议会。他一上任就立即组织了意大利的第一个工会。

本尼托也在寻找自己的答案。

一天，当罗莎从走廊穿过时，她发现大儿子的门紧闭着，里面传出他激昂的声音来。罗莎本能地感到一阵恐惧，她擂打着门板，呼唤着儿子。

门开了，本尼托站在母亲面前。

“本尼托，本尼托！”她声音发颤地问，“你在喊什么，你疯了？只有疯

子才自言自语。”

本尼托笑着吻了母亲的手。

“我一切正常，妈妈。我正在像爸爸一样练习演讲。”

罗莎敏锐地注意到儿子的黑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她从未见过的慑人的光，她不知道自己生下了一个什么样的怪物。

“爸爸只能使小小的普雷达皮奥的地主心惊，而我，妈妈，我将使整个意大利在我面前发抖。”

本尼托决定去找本村一名叫吉欧瓦娜的巫婆给自己算算命。吉欧瓦娜又瘦又干瘪，但远近驰名。她仔细端详着墨索里尼，用老脸迎着南方吹来的风，杀了一只母鸡，取出热腾腾的内脏，开始转动她内心深处的水晶球。

“我看见你坐在一座豪华的宫殿里，”她声音嘶哑地说，“你比国王还伟大，连国王也得听从你的吩咐。你的声音，将使全世界颤抖。你将把整个非洲变成意大利的殖民地。不过，你却被内外的危险包围着。”

吉欧瓦娜又看了看吃惊的本尼托，用催眠术式的暗示语言对他说：

“谁的话你也别信，你的直觉让你怎样行动你就怎样干吧！亲爱的孩子。”

预言总归是五彩缤纷的肥皂泡，本尼托也不知道通向成功的道路今在何方。他听了罗莎的话进了弗利姆波波里师范学院，继续学些对他有用的知识。

本尼托被瓜尔特里镇的一所小学聘为教员了。这地方远离弗利，坐落在宽阔的波河岸边。墨索里尼头一次获得了能主宰他人命运的合法权力，他立刻回想起别的教师是怎么对待他的。他头戴黑檐帽，系着黑领带，把鞋挂在脖子上，他怕乡村的泥路弄脏了鞋，光着脚从住宅走到学校。人们一眼就认出他独特的风格来。在1902年的瓜尔特里，谁也不会朝一个乡村教师多看一眼的。对墨索里尼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孩子。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本尼托简直就是位暴君，他们尝够了各种痛苦滋味，当他们长大后，才知道这种手段的名称叫“铁腕”。

同他打架可不是件闹着玩的事，他手上常戴着金属指套，以暴力伤人是他的本能。连他的女友也曾被他用刀捅过。“我让她只习惯于我一个人爱，谁也休想沾边。这样她才对我百依百顺，有求必应。”村民们再也容不下流氓本尼托了。

瓜尔特里是一个社会党占优势的村子，对墨索里尼政治上较为宽容。然而本尼托的思想常常越出社会党纲领的格子，使议员们对他的言行无所适从。墨索里尼自称也常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但实际上他的思想是一团大杂烩。他嘲笑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是失意的独裁者，因为他自身就集中了他理想政府的权威。一个真正的巴枯宁主义者艾里科·马拉台斯特评价墨索里尼父子的政治倾向时说：“他们不加分辨地从一种信仰改变成另一种信仰，究竟进行何种革命，他们心里一点数也没有。本尼托随时都可能改变观点，他全凭本能行事。”

温和的鞋匠出身的市长也被他的恶行惹火了。为了本镇治安，他得让本尼托离开。

墨索里尼因打架和流氓行为被校方解雇，他一边收拾自己简单的行李，一边盘算着应该去哪里。意大利已经使他失望了，没有人听信他的思想。它还是个野蛮的地方，流氓像苍蝇一样多，在他们中间就像陷入沼泽中一样。他想起了北方一个宁静文明的国家，在那里，米哈伊尔·巴枯宁生活和工作了许多年，它一定是美好的，它就是瑞士。

为了弄到车票钱，他不惜给母亲起草了一份满纸谎言的电报：“我负了债，您接电后，如不寄来10个里拉，我只好自杀了。我希望能活着见到你。本尼托。”他及时收到了母亲寄来的钱。

接着，他去上自己的最后一课。他即兴部署学生以“百折不挠才能成功”为题作文。他向学生解释道：“当你选定一个目标后，就必须扫清成功之路上的一切障碍。为了最终目标，你要不惜牺牲一切。”

瑞士昨天和今天都不是人间天堂。纯系出于偶然，欧洲各种政治力量在瑞士形成一个力偶，经济力量形成了一个台风眼。瑞士人生产不多却生活极好，武装到牙齿却从未经历战争，毫不关心政治却容纳了许多政治流亡者。你可能指责它是一个只顾自己的商业银行国家，但自爱自尊也许比互相残杀要高尚。

瑞士人的幸福建筑在外籍工人的劳动上。意大利人是当时人数最多的外籍工人。山国瑞士蔑视到它土地上淘金的外国佬，墨索里尼很快就发现他比在祖国受到更多的屈辱。

墨索里尼和大批外籍劳工一起到处流浪，忍饥挨饿。他好歹在琉森市附

近奥尔伯的一家巧克力厂干上了临时工。琉森的自然风光是美丽的，但本尼托的活计却极艰苦。他在建筑工地劳动，每天工作长达 11 个小时，肌肉红肿痉挛，累得连饭也懒得做，吃完几个烤土豆就扎到草堆里沉沉入梦，梦中回到了多维亚那可爱的石屋和火堆。

洛桑位于迷人的日内瓦湖畔，那里的湖光山色令人心醉。墨索里尼走在湖边，欣赏着盛开的鲜花、飞舞的彩蝶、蹦跳的小松鼠和清洁富丽的住宅，颇有几分神魂颠倒。高耸的阿尔卑斯山，有时在紫色的烟纱中露出它洁白的王冠，带着神奇的梦幻色彩。本尼托向警察挥手致意，警察也还礼相待。洛桑啊洛桑，命运一定会在你身边出现转机。

风景是不能当饭吃的。洛桑的街道上流浪着同本尼托一样寻梦的外国劳工。位子都被占满了，口袋里的瑞士法郎也花光了，只剩下一个镍币，它不能用来买东西。它是一枚卡尔·马克思的纪念章。马克思去世和墨索里尼出生是同一年，他当年相当尊敬这位社会主义思想的奠基者。

本尼托饿得连走路都不稳了，可他还有心思去打量洛桑。富人们的马车穿梭往来，一阵阵轻音乐从酒吧和旅馆中飘出来，舞厅中传来窸窣窸窣的衣裙声和轻佻的笑声。餐馆和面包店里飘出烤鹅、熏肝和面包的香味。这一切强烈的反差和对比，简直使墨索里尼快要疯狂了。谁也不知道他当时立下了什么样的誓言，他的仇恨和虚荣将怎样把乾坤扭转。

痛苦和顽强的墨索里尼开始在瑞士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流浪下去，他就业又失业，学会了几套糊口的本领。他还想出一个绝招：口袋里留着两角五分的一枚镍币，无论怎样贫困饥饿也不花掉它。警察盘问他时，只要拿出它，便不会被当成乞丐从瑞士共和国驱逐出境。

如果说墨索里尼对任何体力劳动和手艺都感到厌倦的话，那么他对政治的兴趣却始终如一。他舍不得瑞士。一来意大利开始征召他这个年龄的男子服兵役；二来瑞士集聚了欧洲各国的政治流亡者，瑞士一向有保护政治避难者的传统，它成了反抗意大利、法国、俄国、德国、芬兰、波兰等国政府的反叛者汇集的中心，墨索里尼在瑞士可以听到闻所未闻的事，见到一些真正的男子汉和风云人物。他的思想也一天比一天成熟。

墨索里尼的日子稍微好了些的时候，在温饱之余，开始贪婪地读书，主要是政治、历史和领导艺术的书。最擅长的东西往往是最有兴趣的东西。他